

第一百一十五章 獻芹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範閑在洪竹地帶領下。沉默地往皇宮外麵走去。沿路所見太監宮女。各自側身見禮，偶有些入宮不久地新人反應不過來。便是被有品級的老人們好生一通教訓。範閑沒有什麼精神理會這些事情。隻是一味地走著。

宮裏諸人瞧著洪竹在他身前。想到陛下重新讓小洪公公起複。隻怕便是為了要汙一汙小範大人地眼。隻是出乎很多人意料，範閑並沒有對洪竹如何厲聲苛色，反自平靜地與他聊著天。洪竹也是保持著謙恭模樣。看上去倒是和諧的狠。

小範大人和小洪公公都不是尋常人，看著这一幕的人們都在心裏歎息著。大概也隻有這樣能夠將自己真實情緒掩飾地如此之好的人物，才能夠在慶國朝廷宮廷地變幻莫測中，始終保證自己的生存以及前程。其實世事很奇妙，在眾人眼中看來。範閑與洪竹在出宮道路上的問答是演出來給眾人看地。卻沒有誰想到。範閑和洪竹是真的在說話。

他們說話地聲音很低，表情很自然。各自將各自地角色扮演地極好，說的內容，卻是一些極不尋常地內容。

“陛下這些日子還是挺喜歡那些菜色。”洪竹低著頭，順眉順眼說道：“太醫院驗過了，都是些極好的培元固本的食材。”

範閑雙眼直視前方，沒有看洪竹的臉，輕輕嗯了一聲，看不出來表情地變化。三年前叛亂初平。事情影響漸消。洪竹被提出冷宮。最初便是在禦膳房內幫差，他是曾經風光過地人。加上自身機靈，又有範閑在暗中地幫扶。日子不僅過的不難，而且還漸漸手頭重新斂了一些權力。

到後來洪竹跟著戴公公辦差。卻也沒有減弱對禦膳房的影響力。這時候洪竹對範閑說地話，便是他們二人之間地那個小秘密，更準確地說。是範閑的小秘密。因為就連洪竹自己也並不清楚，為什麼小範大人要影響禦膳房送呈陛下地食物材料。

洪竹並不擔心範閑會對陛下下毒。因為在皇宮之中，這是沒有可能地事情，無論是慢性或急性地毒藥，自然有專門的人才進行甄別，再加上試菜地環節。下毒的可能性已經被基本上消除。

而且這些被洪竹暗中影響加入食譜地食材。也得到了太醫院的大力讚賞，尤其是那一味產自南方的旱芹。更是因為其性驚，味甘辛，頗有清熱除煩。治暴熱煩渴之效。而被太醫院地醫正們努力推薦入陛下地每日飯桌之上。

無毒是最淺地要求。洪竹也不知道皇帝陛下地身體究竟有沒有什麼問題，隻是看這治燥，清熱。除煩地旱芹，讓太醫院如此看重，隻怕陛下體內或許真有內燥

洪竹微低著頭。看了範閑一眼。沒有看出他的真實情緒。在心裏暗自想著，在當前地局勢下。小範大人還在替陛下地身體操心。難道真是位忠臣孝子？隻是可惜小範大人乃性情中人，隻怕難以釋懷陳老院長之死。也再難獲陛下之喜了。

由禦書房出宮地道路並不遙遠，隻是範閑先前已經得了旨意。可以去漱芳宮看看宜貴嬪和三皇子。所以洪竹帶著他往內宮地方向繞了繞。之所以陛下會有此恩旨，或許是因為從今日起，範閑便會真正地成為京都裏地一名閑人，再難有入宮的機會。

走到漱芳宮外。範閑聽著裏麵傳出來一陣陣年青女子的笑聲，眉頭微微皺了起來。想著皇宮怎麼忽然變得如此熱鬧？回頭看著洪竹問道：“國公巷地夫人小姐們今天入宮請安？怎麼來了這麼多人？”

“是待選地秀女，因為要候著各州郡下個月送上來的人選。所以這十幾名秀女要在宮裏多呆些時間，今兒個怕是貴嬪娘娘召見她們，要講些規矩吧。”洪竹輕聲應道。

範閑聽著這個消息。表情微怔。一時間有些回不過神來。這些天被軟禁在範府之中，後來又忙於暗底裏的那些規劃。根本沒有注意京都裏關於選秀的風聲，他竟是直到此時才知道。原來皇帝老子又準備娶老婆了。

就像宜貴嬪和三皇子那樣。範閑根本沒有花太多時間。便嗅到了選秀一事背後所隱藏地意味，他的眉頭皺了起

來，知道不僅自己在動。皇帝老子也在動。而且對方不動則矣。一動便是劍指千秋萬年之後。給予了自己最強烈地警告。

他地心裏有一絲惘然與歉意。這抹歉意是對漱芳宮裏那對母子的。在這個世上，如那對母子一般真正信任一位宮外強援地人不多。這種信任極其難得。然而如今卻因為自己地緣故。要讓他們麵臨不可預知地風險。範閑心頭難安。

看著範閑默立在漱芳宮前，洪竹以為他是想著宮內有秀女。不大適合入內拜見娘娘和三皇子。輕聲問道：“是奴才地錯，要不大人改日再來？”

範閑笑了笑。說道：“為什麼不進？不合規矩？我從來不是一個多麼守規矩的人。陛下給了旨。我便來看看。若再不看...誰知道下次有機會入宮是什麼時候？”

說著話地同時。範閑已經是邁步向著漱芳宮裏走去，守在宮門口的兩個太監是跟著秀女班來的。並不認識範閑是誰。但看著一個年青男子，穿著一身素淨棉袍就這樣往宮裏闖，也不由駭了一跳，雖然他們不認識範閑，但能在宮裏呆著。都是些機靈地主兒，哪裏敢去攔。一個人跟在了範閑地後麵壓著聲音請安，另一人則衝進了漱芳宮，通知裏麵地人。

一入漱芳宮，隻聽得一陣驚慌失措的低呼，還有些整理衣衫地聲音。更多的則是好奇的目光。

範閑來的太快。那名太監來不及說什麼，宮裏地秀女們也沒來得及準備什麼。他便來了宮內。一下子無數雙目光凝視了過來地，慶國風氣較為開化，雖然此時乃在深宮之中。男女大防要守，可是忽然見著一位年青男子入內，這些秀女們也隻是壓低聲音驚呼了數聲，並沒有真地羞到要去死，或是哭出聲來那般變態。

一片強行壓抑下地慌亂之中。範閑溫和一。笑著。朝著正中間兒的宜貴嬪正經施了一禮。說道：“小姨今兒這處倒真是熱鬧。”

這個稱謂又是極不講究，極為違禮了，隻是今日範閑在禦書房內已經與皇帝陛下正式決裂講開，雖然他被皇帝還是死死地捏住了七寸，做不出什麼事來。但在心性方麵，卻也是再也不願隱瞞什麼。隱隱然透出了一股什麼也不在乎的瀟灑勁兒。

宜貴嬪是柳氏之妹，當初範閑第一日入宮時。她便極喜愛這個粉雕玉琢一般的小男生。現如今範閑早已成人。他們之間地關係也早已極為密切，往日在私下時，宜貴嬪總是要範閑稱自己為姨。但沒料到今兒宮裏如此多地人，範閑卻也這般叫了出來。

宜貴嬪微微一笑，說道：“多大地人了。還這般沒大沒小地。”這話看似不悅。其實隻是提醒與詢問。範閑看著她搖了搖頭。笑了笑。宜貴嬪地眉角裏便現出了一絲憂慮之意。範閑今兒個地表現太過奇異。看來禦書房裏的談話。雖然沒有到最壞地結果，卻也沒有什麼向好的趨勢。

一思及及，宜貴嬪地心裏便像壓上了一塊大石般。沉甸甸地，強做笑顏說道：“今兒怎麼想著入宮來了？”

範閑入宮的目的閨宮皆知。這隻不過是一句場麵話，範閑略解釋了幾句。便在這當兒。醒兒早已經搬了個繡墩兒過來，這名當初地小宮女，如今也成了漱芳宮裏資曆最深。說話最有氣力地大宮女了。範閑看著她清秀地臉頰笑了笑。還覓了個空兒說了一句閑話，這才正經對宜貴嬪說道：“今兒除了見駕。陛下還吩咐來看看三殿下地功課。”

宜貴嬪眉宇間的憂色越來越濃。暗自思忖著。這莫不是來告別的？隻是範家小姐在宮裏。範府國公府上數百人口，這範閑...難道還真敢走不成？一時間。她不禁有許多話想問範閑。隻是此時場間秀女們都好奇地看著這個年輕人，也無法問出口，宜貴嬪的心裏好生煩燥，恨不得將這些十幾歲地小姑娘們全數趕出宮去。

範閑看她地臉色，便知道這位姨娘娘會錯了意。笑著說道：“殿下在哪裏？”這便是找借口要離開此闖了。畢竟坐了一屋子皇帝老子將來的小老婆，等若是自己地小後媽。範閑隻不過是想借此看看選秀的隱意。卻不想總在這裏呆著。

“平兒在後麵。你自己去吧。”宜貴嬪有些頭痛。看著他搖了搖頭。宮女醒兒望著範閑笑了笑。領著他往後麵走了，洪竹則是一步不離地跟了上去。這一跟，落在閑人眼裏。便是陛下吩咐洪竹在盯梢了。

隨著範閑走入了殿後。場間的氣氛頓時鬆泛了起來，從他入場地第一刻開始，那十幾名秀女在微微慌亂之後。便強自鎮定，務求要在娘娘地麵前展現出天家氣度。隻是看著那個年青大臣英俊地麵容。瀟灑的氣度，這些隻不過十四五歲。平日裏連大門都極難跨出地姑娘們。哪裏能完全平靜下來？

令她們好奇地是，為什麼這樣一個平民打扮地年青人，卻能在宮禁森嚴的皇宮裏自在行走，待聽著此人與宜貴嬪地一番對話，但凡有些眼力價兒的秀女都猜到了，原來此人便是小範大人...

難以抑止地，本來隻是好看地有些不似凡人的容顏。頓時在這些秀女們地眼中更多了幾分光彩。不論是膽大的還是淑寧的。或直接。或悄悄地。都多看了範閑幾眼。

此時範閑離開。終於有位膽子極大，而且出自國公巷的秀女欣喜問道：“娘娘。這位便是小範大人？”

得了宜貴嬪點頭肯定，這些秀女們都忍不住竊竊私語地議論起來。畢竟都還是一些小女生，在宮裏悶了幾日。忽然遇到了傳說中地小範大人。也難隆她們會激動成這副模樣。竟是連入宮前家裏地訓話。這些天宮裏教習嬤嬤的叮囑全都拋到了腦後。

卻有幾位心比天高地秀女隻是平靜地坐在一旁。她們卻是從範閑的打扮中，看出了一些蹊蹺，加上這幾位秀女一直將禦書房裏那位範府小姐。當做是最大的勁敵，所以相對著，今日看見範閑，並不如何動容。反而有些隱隱地敵意。

“話都已經說到這個份上了，陛下還是讓你去漱芳宮...”一輛很尋常地馬車上。林婉兒看著身旁有些疲憊地範閑，輕聲說道：“選秀的事情。出現的突然，我看陛下也隻是警告一下你，他對老三倒是沒有什麼意見。你不要太過擔心。”

他們夫妻二人獨處時，範閑總是稱皇帝陛下為皇帝老子。林婉兒則是稱那個自幼抱著自己長大地男人為皇帝舅舅。不算大逆不道。卻有些家常的趣味。今日林婉兒直接稱地是陛下。範閑也清楚，妻子了解自己地情緒非常差勁。

“也是要警告朝中百官。不要以為以後地慶國就一定是老三的。”他笑了笑。說道：“陛下年紀雖然大了。但是雄心猶在，就不知道雄風是不是猶存。”

“你和承平說了些什麼呢？”林婉兒輕輕拉開馬車的車簾。看著外麵初秋的京都街景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